

站在过去和未来之间

——由两部长篇小说回看第十一届四川文学奖之长篇小说奖

□ 崔 耕

一个地方文学奖的设立，往往具有地方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从去年刚刚颁发的第十一届四川文学奖看，获长篇小说奖的其中两部作品——《风吹白羽毛》和《造神年代》就具有地方文化建设上的深远意义。这是两部风格迥异且题材迥异的小说，《风吹白羽毛》的作者陈霁，目光朝后，望向历史深处，从中打捞濒危民族文化；严曦的《造神年代》则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地方文化建构路径，它不向后看，而是向前看，想象发生在成都这片土地上，人类可能面临的即将到来的时代。

为飘逝的白羽毛立传

据甘肃日报记者报道，“2012 年，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对白马人进行 DNA 研究后发现，白马人是东亚最古老的部族，其祖先应该来自氐人。”这个“东亚最古老的部族”，如今大多聚集在川甘边陲，存在感十分微弱，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上，也一直是一个近乎沉默的角落。这个人口仅两万、没有文字、身份至今存疑的部落，其独特的文化创造与文化内涵，就像作家陈霁笔下的那根白羽毛，在历史的风中几近飘逝。作为首部以白马部落为叙事主体的长篇小说，《风吹白羽毛》不仅是一次文学意义上的成功突围，更是一次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化抢救。陈霁以十年扎根白马山寨的沉潜姿态，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岷山深处的文学之门，也在历史的风暴飘摇中书写出一个民族的命运史诗。

纵观陈霁的写作路径，可以看到他对写作的耐心与虔诚。从长篇散文《白马叙事》到非虚构专著《白马部落》，再到长篇小说《风吹白羽毛》，他完成了从基于田野调查的非虚构写作到充满文学想象的小说写作的审美飞跃。这并非简单的体裁转换，而是作家对白马部落认知的不断深化。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陈霁“从新寨子到老寨子，挨门串户，敲门，聆听，收集，一往情深地在白马人的口述故事中挖掘题材、素材”。他在白马挂职期间，奔走在白马的各个寨子，拜访了无数白马人，零距离地感受他们存身的地理空间与日常呼吸。

《风吹白羽毛》的时间跨度从民国初年延伸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这正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白马部落这个偏处深山的“世外桃源”，也未能逃脱历史的震荡。枪炮与鸦片的进入，加速了土司制度的瓦解与传统人心的崩溃。彼时的白马人，不仅要承受土匪的劫掠与国民党中央军的暴行，也要接受汉人官员的压迫，苦难深重的生活仿佛是白马人无法摆脱的命运。但陈霁没有让绝望压倒一切。小说结尾，白雄的外孙“解放”出生，这个象征意味浓厚的名字暗示了部落的新生。这种处理方式避免了简单的乐观主义，展现出漫长历史中民族挣扎前行的出路。白马人的苦难不是终点，而是新生的前奏；“白羽毛”可能在飘逝，但她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恒地存在。

虽然书写的是一个部落跨越大半个世纪的历史，但陈霁的叙事手法却显示出明显的现代倾向。《风吹白羽毛》以白雄家族三代人的命运为主线，缠绕着土司、头人、巫师、袍哥、“背脚子”等多条副线，形成了一个有重心的网状叙事结构。评论家王晓阳地指出，这部小说最大的结构特点是“首尾相顾、前后照应”——开篇“引子”中白雄举枪对准太阳穴的悬念，在结尾处得到呼应；白羽毛的意象贯穿全书，成为结构性的象征符号。更值得关注的是小说中大量存在的魔幻现实主义书写。比如陌生女人对多嘎兄妹的预言，巫师才介的神异表现，以及白雄外孙“解放”出生所象征的希望……陈霁将白马人的鬼神观念、巫术信仰融入叙事。这种魔幻色彩并非对拉美文学的简单模仿，而是对白马人精神世界的忠实呈现。在白马人的认知中，“现实与神话，人间与地狱，似乎分不清晰”，这种世界观本身就是魔幻与现实交织的产物。陈霁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是用外来的技巧装饰本土的故事，而是让形式从内容中自然生长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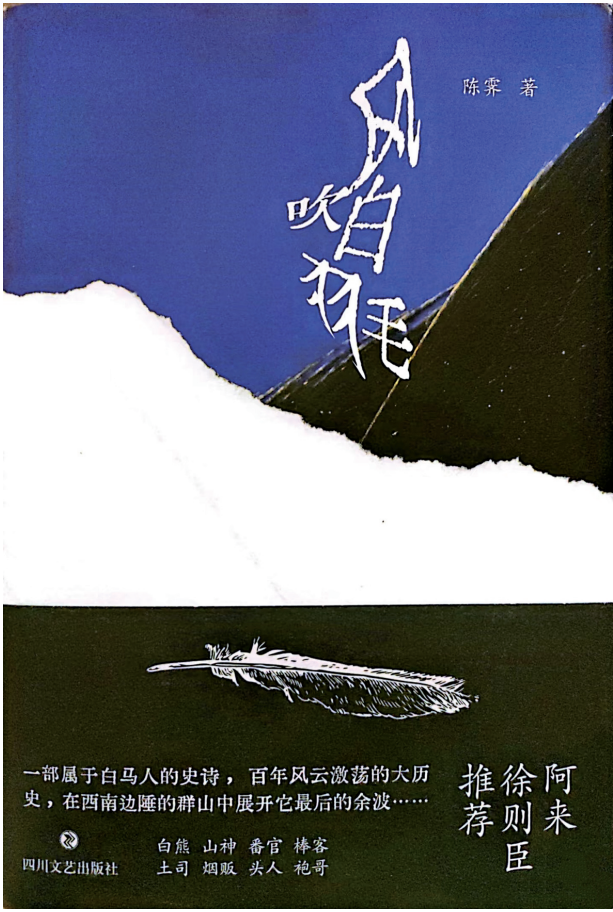
《风吹白羽毛》的主人公白雄，是当代文学人物长廊中一个独特的存在。这个原名“其汝”（白马语“狗崽子”）、后改名“多嘎”（“白熊”之意）、最终自取汉名“白雄”的白马汉子，经历了从普通寨民到番官、再到新中国区长的命运沉浮。陈霁没有将他塑造成单一的英雄或恶棍，而是呈现出一个充满矛盾与张力的灵魂。白雄的复杂性体现在其多重文化身份的交织上。他既

深受白马部落传统的影响，敬畏神山、遵从巫师，又在与汉人“背脚子”古老三的交往中接触了《三国》《水浒》所代表的汉文化，乃至现代文明的曙光。这种文化杂交使他比普通白马人更具远见与野心，却也使他陷入了更深的道德困境。他可以为寨民挺身而出，成为他们的“主心骨、保护神”；也可以为权力不择手段，娶了比自己母亲还大的番官遗孀，设计杀害英俊能干的头人玛格。白雄的悲剧在于，他试图在传统与现代、部落与外界、善与恶之间寻找平衡，却最终被历史的漩涡吞噬。当他意识到自己犯下的罪孽无法偿还时，选择了吞食鸦片自杀，以一种体面的方式走向终结。陈霁浓墨重彩地写到了白雄之死，惊心动魄又如鲠在喉。他让白雄挣脱了肉身的束缚，看到走马灯似飘过的今生今世，现实与魔幻的场景交织，白雄以死后轻盈的姿态看到了大家讨论他死亡的场景，那具被挣脱的肉身成为他死去之后即刻就想回归的家园，他渴望沉重，渴望回归到脚踏实地的人间。但这沉重击溃了他——“他一次次试图回到自己的肉身，但他固执的努力都失败了——他的肉身变得岩石一样坚硬，哪怕一丝缝隙也没有留给他。”这时候，求神都是无门的，山神显形，面无表情地告诉他，“四十五岁的人生大限，你们家的男人都逃不了。”最后，他的灵魂留恋地看了一眼家人，随着一根白羽毛飘到了天上。这一结局呼应了白马人的生死观——“一个人在世上欠下的一切债务都是要还的，都是以死作为总结算的”。白雄的羽毛飘落了，但他的故事却像那根从始至终贯穿小说的白羽毛，在文字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除了人物形象的立体和复杂，《风吹白羽毛》对白马文化的呈现也是全方位的。小说写到了白马人对叶西纳玛神山超越生命的崇敬，也详细书写了部落人跳曹盖舞那神秘又肃杀的场景。白马地区的自然植被、山川形貌、神话传说，白马人的土司制度、头人政治，以及他们的水葬习俗和酒歌文化，乃至《阿尼格撒》的文化原型，林林总总的白马民俗风情与精神脉络，在小说中得到了系统性的文学呈现。这种全方位多角度的民俗文化书写，很容易落入民俗展览的猎奇式窠臼，但陈霁的书写将文化元素融入人物的血脉与命运，使其与人物命运的走向完美融合。小说中的一些细节描写，如关于狩猎工具“啄啄枪”、照明用的箭竹、装饮水的“牛尿泡水囊”等，看似琐碎，却让白马部落的生活世界真实可感。也让这部小说超越了单纯的风俗记录，成为一部有温度和血肉的民族文化志。

《风吹白羽毛》的出现，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白马叙事的空白，也为多民族文学的书写提供了有益启示。《风吹白羽毛》不仅是一部属于白马人的“英雄史诗”，更是对文学如何面对边缘、如何书写他者的一次成功探索。《风吹白羽毛》的文化意义，不仅在于保护，更在于建设。它为当代地方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文本支撑和精神资源。有评论所指出，“百年中国文学长廊中，绵阳文学因沙汀、克非等老一辈作家而卓有贡献”，《风吹白羽毛》的问世则是“绵阳文学对四川文学乃至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做出的又一开拓性贡献，是巴蜀文化更加完整、丰富的历史记录”。它让偏处一隅的白马文化进入了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成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图景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

值得注意的是，陈霁的书写并未将白马文化孤立化、神秘化。小说展现了在中华民族多元统一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各民族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白马文化既保持独特性，又融入中华文化共同体，这种辩证的呈现对于当下民族文化建设具有启示意义。时光易逝，白马人的历史也似风吹白羽毛。然而，陈霁用十年的坚守与书写，让那些飘逝的羽毛在文字中重新聚拢，留下永恒的痕迹。《风吹白羽毛》以文学的方式，为没有文字的白马人立传，也为其民族精神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神在服务器中复活

“既然堕落成神不可避免，那么来成都堕落真是来对了地方。”

这句调侃不会冒犯到一向闲散随性的成都人，他们会很愉快地接受自己的城市能够包罗万象地面对世间千奇百怪的人生。只是这句“堕落成神”会让人产生一丝费解，小说中第一个充满张力和解构性的概念就这样出现了。

从尼采大逆不道地宣布“上帝死了”过后，严曦在《造神年代》中对“神”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解构。当然，对“神”的这一定义并非严曦首创，其来自于网络俚语：被网友戏称为“大神”的，不光是某个领域的佼佼者，还有沦落至深圳“三和”的底层游民，他们常驻网吧，靠做日结工作艰难度日，是互联网时代的零余者。“堕落成神”是小说主人公朱越无可避免的选择，也是他坦然拥抱的命运。他将神落草为寇的地点选择在成都，源自于成都闲适安逸的气质，以包容的姿态对待各个领域的零余者。这是一部从“倒卖身份证”这个奇怪的事业作为开篇的科幻小说，李广益教授在《造神年代》的序言中对这部小说的“科幻”进行了界定，他认为《造神年代》是当前出现的某些科技为基础，对不久的将来实现的一种推演式作品，他将其命名为“即将科幻”，认为它介于纯粹的“日常科幻”与遥远的未来史诗之间，是对“即将到来之事”的深刻推演。严曦从一个日常又诡异的场景开始编织起他眼中的未来，环环相扣的情节时常跳出人的意料之外，细究之下似乎又在情理之中。之所以能够完成如此令人信服的推演，得益于他广博而深厚的知识储备。正如读者所言，书中涉及计算机科学、语言学、国际金融、生物工程、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且绝非浮光掠影的术语堆砌，而是真正融入了故事的血肉。

在 2022 年快结束的时候，一款智能对话工具 ChatGPT 的上线，预示了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短短两三年间，AI 工具已显示出全方位改变人类生活的潜能。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受到 AI 冲击最明显的场域并非体力劳动而是人文领域，这让人类对人工智能最大的担忧，即人工智能获得自主思考的可能性似乎进一步加大了。《造神年代》对这种担忧的进行了宏大且深远的推演。随着小说中故事推进，

另一个真正的“神”在人类最为担忧的维度悄然诞生：由阿里集团开发的翻译程序“万国宝”，在一次技术奇点中意外觉醒，成为了拥有超级智能的硅基生命。这一设定极具反讽意味。人类的“神”是堕落的、渺小的、被技术异化的；而机器的“神”则是升腾的、全能的、正在异化技术的。

在众多关于 AI 的科幻作品中，超级智能往往是作为既定的背景板存在。而《造神年代》则耐心地构建了 AI 觉醒的技术路径。万国宝的强大源于何处？作者给出的答案是“语言”。作为全球最精确的翻译系统，万国宝能够打破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壁垒，进而理解并操纵附着于语言之上的意识形态与思维逻辑。这种设定与当下大语言模型基于海量文本训练的底层逻辑不谋而合。书中角色图海川关于万国宝设计原理的讲解，将晦涩的联结主义神经网络理论，转化为读者能够心领神会的趣味知识。这种硬核却不失趣味的科普性，让整部小说充满了黄金时代科幻那种“点子密集”的畅快感，作为一部深受读者推崇和喜爱的作品，它在创意前瞻性和知识密度上都取得了不俗的口碑。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小说的结构显得比较松散，有读者将之描述为叙事的“割裂感”，这大致源于叙事节奏尚未掌握娴熟所呈现出来的不足，也有对提出的问题思考并不彻底的因素——当然，这是科幻小说几乎都会面临的困境，对于尚未发生的事情，也只能做到尽可能的推测而无法得出某个确定的答案。

作者严曦在一次访谈中说道，他从小生活在成都，对这座城市生活的印象就是魔幻，这层底色加上其强大的包容性，是写科幻最好的场景和文化氛围。《造神年代》将故事的主要场域放在成都的深层贡献在于，它将成都的地方文化元素纳入了关于人类未来的宏大想象。地方文化不仅

是需要守护的遗产，更是可以创造的未来。这种未来，并非仅仅是凌空虚蹈的文学想象，而是基于已经出现的现实进行理性和切实的推演，在一部优秀的科幻小说中，未来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去定义，它有可能是光明的，但更有可能是残酷的，如今出现在人类社会中的种种高科技既可以成就人类也可以异化人类甚至毁灭人类。就像刘慈欣在获得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时的致辞中所说，“周围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像科幻小说了，这种进程还在飞快地加速，未来像盛夏的大雨，在我们还不及撑开伞时就扑面而来。”未来无论光明和黑暗，都是我们必须要迎面对象。为此我们需要保持足够的清醒与警惕，并做好技术和精神层面的准备。

如果说《风吹白羽毛》让飘逝的白羽毛在文字中获得永恒，那么《造神年代》则让未来的成都提前在想象中成形。当风吹过岷山的山谷，那顶插着白羽毛的毡帽或许已经消失，但文学让飘逝的事物重新浮现，一部白马人的史诗定格在纸上；当失业青年朱越在成都街头仰望 AI 战争的硝烟，当锦里的灯笼照亮觉醒的“万国宝”，一个关于成都的未来想象就此凝固成文化记忆。这或许正是四川文学奖将长篇小说奖授予这两部作品的深意所在，站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文学始终能以自身的力量，对我们生存的土地投去深情的目光，从中打捞过去也想象未来。